南洋新嘉坡大利樹膠公司招股廣告

敬啓者樹膠一物用廣利厚莫過於供世界各國公認爲實業之冠做公司慨國內實業不振來日大難且我國科學軍品需政器具用膠漸廣漸屆日深一日數年之後禍患更烈於昔年之鴉片是以議法歐人近踏接僑在南洋產膠區域之新嘉坡購地萬二千畝創設公司試辦種膠以濟利源開辦四年種有四成之一今者推廣招股謀[illegible]功得蒙農商部呈請大總統策令獎勵在案該埠山水清淑四時皆春距上海七日水程來往極便地屬英國領土我國僑居者七十萬保護極備皆安居樂業種植致富熙攘以風近者世變紛紜窮而返本各界通人咸具世界眼光注重殖民生計外人稱南洋爲全球之桃源樹膠爲百年之利敦有願投資國外而遊樂土以興實業以資壯游者幸賜教以匡不逮餘詳章程東城乾麵胡同內西石槽三號大利公司啓各省交通殖邊兩銀行皆可取閱章程代收股份塡給股票

天理良心（演說）　楊曼青

凡辦上某件事　公公道道　不偏不私　不屈已　不屈人　自己不占便宜　更不能讓他人喫虧　這宗意思發揮出來　才叫作天理良心　若在嘴上說　與自己胸脯子裏毫不相關　也說是天理良心　說這宗話的人　與念牙疼咒　撒寸節謊　起嘴邊誓　多是一個樣的　說的到　行的到　對的起人　對的起已　往往還不免有人疑惑　何況是失過信用的人　動不動兒的　就要拿天理良心說事　請想　誰還信得及呀

北京商會總理　當初若無衆商相信　豈能推他　可是馮四先生若非半途改節　衆商豈能攻他　可惜北京一個商會總理　爲說句天理良心的話　被衆商直指無情　馮四先生老了　老了的受了衆人的這一通兒　老先生眼還有不腫的嗎（哭的）　咳　馮四先生成事也在一句天理良心　敗事也在一句天理良心　一成一敗　馮四先生自知

這話從何說到天理良心呢　聽說前兩次商務總會開會之期　彼時有天和玉琛君在坐　談起二十萬欵項　該當如何辦理　馮四先生動起叅政的派頭兒　將扇子在桌案上一拍　說今天是茶話　並非討論　說完乃悻悻而去　到下次開會　公議上市買幣票之事　有某執事多嘴　說總要派出妥實可靠公正之人上市　這句話將說出來　馮四先生　把他那把小扇子兒　照樣又在案上一拍　站將起來　一隻手往胸脯子上連氣拍打　說道　那可是天理良心　說完了天理良心的話　他老先生邁開天理良心的腿　就出了大廳　當天馮四先生大發雷霆　居然把一羣小商震住　簡直算是給衆人個沒趣兒　會散之後　偏偏次日恆裕隆茂辮鬆情事發生出來　衆商再請大總理蒞會　大總理並未到會　有說馮大總理不舒服的　有說他是裝着的　其實不然　馮四先生正在調養天理良心之際　豈能混見凡人

以上所說　是商會初起風潮的因由　呵呵　想不到極好的四個字　馮四先生掛在嘴上　趙某就掖在肋骨邊　可惜天理良心四個好字　給您錯擱了地方兒嘍

短評

前大總統之紀念觀（曼青）

今日何日　今日非前大總統死出國門之日乎　溯念民國肇造以來　人民仰賴前大總統呵護之力　及其功德　洵稱有加無已　我國民其亦追念既往乎

前大總統靈車南旋　今竟爲永別北京之日　亦竟爲永別報紙之日　嗚呼　今日之日　國民何同作一紀念觀也已

時事小言

告今後之商會總理（靜觀）

馮總理已然辭職　此後任是席者　尚不知屬於何人　但將來總有一人　繼膺是選云

靜觀曰　前車覆　後車鑒　舊令尹如彼　新令尹將如何　務當一秉至公　以孚衆望　否則怨毒之於人甚矣　即令敢怒而不敢言　而怨以積而彌深　譬如防川　總當一潰　可畏也哉

時事諧評

馮總理去後之閣員（靜觀）

馮總理提出辭呈　去職在即　回憶馮總理任商會內閣時　爲日甚久　迥不得謂之短命　然總理一去　馮內閣即倒　一般閣員　果與馮係屬同黨　按之黨義　亦當有連帶之關係　不知馮系中諸閣員　亦有提出之辭呈否　一笑

緊要新聞

交通部預備◎交通部通告云 交通部恭備前大總統項城袁公靈櫬回彰 乘車設備各項事宜單（一）車站之設備 當飭京漢路 將前門車站各客廳 另加陳設 作為休息室 並飭加派得力路警弁兵 會同步軍統領衙門京師警察廳等所派軍警憲兵 在站查彈壓 以昭嚴肅 至前門彰德兩站車站以內 亦經飭令佈置妥善 或添修舍道 或加裝平台鐵橋 為靈輀車上下車之用（二）車輛之分配 當飭京漢路局特製靈輀車一輛 裏外油漆紅地 採畫雲章 中華國徽 外繫紅絡 以備運靈 前大總統靈櫬之用 並飭令特製花車一輛 中間備供靈輀車 前方備禮堂 後方備家族守靈 車內一律飾以藍絡 靈輀前設青絡帳幔 並裝設電燈 車外一律繫以松柏及綵綢 其餘護送官員軍士 暨執事員役 均經備相當車輛 專備乘坐（三）專車開行之時刻 此次本部恭備喪禮運輀 已與恭辦喪禮處 互相商定 除事前備有專車運送一切物品軍隊赴彰不計外 是日運送靈櫬特備有專車三列 其各專車開列時刻如左 第一列車（即靈車）下午兩點開 次日下午一點到廠車（夾槓消防機器） 棚車（花圈） 電車 三等車 隨從消防隊一二十名 衛士四十名 頭等車（侍從武官 文武承宣官 翊衛使 稽查官 禮官） 靈櫬花車（靈輀車 勳章 香几 花圈 冠服 銘旌 先靈五供） 花車 喪主眷屬 花車（喪主眷屬） 飯車 臥車 臥車 棚車（行李隨從） 第二列車到 下午二點三十分開 次日上午六點三十分到 三等車三輛 衛士帶及衛士校尉及內外尉） 廠車二輛 大小槓 棚車十二輛（靈橋 禮輿 旗傘 素轎 轎夫 輿夫 槓夫 馬車一輛 坐騎 禮輿 駕馬） 棚車一輛 喪禮處傢俱物品） 第三列車（先靈車到 下午三點開 次日上午八點五十分到 頭等車送殯官員 頭二等車 送殯官員 頭二等車 送殯官員 頭二等車 送殯官員 三等車（僕從） 三等車（僕從） 棚車（行李） 棚車（行李） 飯車（四）車票之調製 此次專車車票由本部特別製備 逕由恭辦喪禮處轉發 其車票顏色 按是日各列車次序分別如左 第一列車 用淺藍色車票 第二列車 用黃色車票 第三列車 用藍色車票 所有送殯官員 均得酌帶行李僕從 惟須持有車票 方可入站上車 另有路警會同步軍統領警察廳所派軍警在站門外嚴密稽查 以維秩序 而昭慎重

外賓參列唪經者◎前日上午九時 為前大總統唪經 駐京各國公使暨館員 參列典禮 其銜名大致如下 英國公使朱邇典 參議麻克類等 和國公使貝拉斯 參贊梓樂思等 日國公使白斯德 漢文參贊多默思 比國公使賈爾牒 參事艾維滋等 丹國公使阿列斐 法國公使康德 頭等參贊瑪德等 衛國公使符禮德 漢務參贊副領事阿嘉士 美國公使芮恩施 頭等參贊馬克讀等 日本國公使日置益 大使館參事官小幡西吉等 德國公使辛慈 頭等參贊參議男爵馬爾參等 俄國公使王爵庫達攝福 頭等參贊內廷部格拉衛等 墨國代辦胡爾達

樂山清血搜毒丸

專治傳染花柳淋濁 小便腫痛 風火虛寒赤白各淋 楊梅已發未發 魚口便毒 橫痃下疳 小便潰爛 梅毒入骨 筋骨疼痛 梅毒痔漏 濕毒疥癬 傳染婦女小兒胎毒各症 無論常年不止淋濁 多年梅毒未淨者 或毒入骨髓血中臟肺臟經 每交春令必犯 服此丸 能將毒根搜掃清除 永無後患之慮也 大盒一元 小盒一元二角 總售處觀音寺中間華英藥房 天津老德記 購時認明樂山清血搜毒丸方不致誤

交通銀行廣告

[illegible]辦銀行一切[illegible]各項存款無論定期活期一律收儲承辦[illegible]電匯信匯票無不簡捷公道素承各界推許現正籌畫推廣國內外分行藉謀商保種種便利之法以助交通事業之進行尙祈惠顧是禱總行（北京）分行（東三省）營口奉天長春吉林哈爾濱遼陽孫家台蓋平鐵嶺錦縣新民屯（直隸省）北京天津張家口保定海甸北通州唐山鄚鎮熱河（山西省）石家莊大同陽高歸綏（山東省）濟南滕縣濟寧棗莊德州煙台（河南省）開封焦作周家口彰德鄭州信陽洛（江蘇省）上海無錫浦口揚州徐州鎮江（湖南省）長沙（湖北省）漢口（江西省）九江海外（廣東省）廣州香港星加坡（安徽省）蕪湖安慶宣城蚌埠

樓房招租●地基出售

[illegible]樓房一所七十間[illegible]當[illegible]李[illegible]老胡同東頭[illegible]電車[illegible]號[illegible]全 又西四牌樓北武王侯西口外往北路東第一門十二號又見方現有舊房六間能蓋西大所急賣一千二百元 [illegible]市胡同八十九號[illegible]啓

掄才大典之揭曉（續）

吳則韓　軍　周立極　盧起焻　王登庸　周祉　劉駿　陳宗虞　同布

劉萃華　鄭濙　包用馮　詹耿　倪惠潤　李承綸　周毓璒　趙鶴年

李炎榮　褚明枘　劉承奎　李百川　黃永俶　張淇　龔鑄黃　饒秉衡　馮禮　胡培元

歐陽穆　沈汝桐　曾樹德　鄭其光　潘淵　方公輔　陸嗣曾　呂樹桍　劉魯曾

毛紀民　李振鐵　黃時燦　魯宗孔　蕭驥　劉文範　趙咸親　徐步垣　楊晉源

雲昌瀛　葉西垣　王煥　謝淞　張鑑唐　張漢卿　周成央　劉奉璋　孫初超

水祖均　許宗漢　歐陽英　周鳴道　蔡纘周　苗元勳　林彌高　周履泰　（未完）

吳逢恩　呂葆初　劉本釗　郭晟源　張耀德　蕭迪曾　李振軍　周致澤

李璿　王鴻訓　王家鼐　晏才英　蕭秉良　陳必達　程榮祥　段班級

唐梓林　閻應徵　喻宗澤　魏濱　王繼長　米繼春　沈維城　郝樹寶

歐陽亮　陳冠　李輔中　王運昌　戴閣璋　陶容海　曾崇高　張葆彝

總商會絕大風潮●續

當袁寶三等出來調停之際　反對派礙于情面　已有藉此下台之意及至二十日商會開會　所有調停之人　有在商會之中者　有在商會之外者　是日均到商會　其反對派中之最激烈者如李雅軒孫晉卿等人　旁邊均有人監視　央求其不計反對　馮潤田到商會後　當未開會之先大家散坐　馮潤田對大衆歷述從前之政績　所言甚長　不能詳述　其大致的意思　是我在商會若許年　向來是不會舞弊　最公平的一個人　言外之意　此次舞弊　本是破題兒第一遭　您信（不信）又曰　我做商會總理　本是大家公舉出來的（不是運動來的）我要打臉　你們大家亦無光（還是饒了我的好）後又用手自批其頰曰　我今年六十多歲的人了　在商界中混了這些年的光景　今日爲這一點事情　現這宗眼　還有什麼臉見人　據外間人傳述　馮潤田是日之神情　大不似往昔當總理的光景　亦甚是可憐也　少頃開會　馮潤田甫一登台　尚未啓齒　先已面紅過耳（良心猶未喪盡）報告之後　大家雖不免起而詰問　據云尙不甚允　最後提及懲辦恆裕隆茂兩家　內中會員之中有士君仲衡其人者　從前本馮潤田先生之大弟子　現在殖邊銀行充當伙友　平素在商會中　即專拍馮潤田之馬屁　抱馮潤田之粗腳者也　忽然起而發言曰　恆裕隆茂兩家　大家要問其有弊無弊　據我看來　無所謂有弊　亦無所謂無弊　此二語言講出來　自以爲極有價值　可以排難而解紛矣　詎意反對派一聞此言　全體奮怒　登時羣起責問　非難嘲笑之聲　秩序幾爲之亂　調停一方面人看此光景　大有不了之局　乃登台　請休息數分鐘　再行討論　當有反對派人曰　這樣商會　還討論什麼休息什麼　我們大家散會罷　言罷拂衣而去　起而從之者　約有三四十人　調停一方面人　從中攔阻　逢人央及　堅請留步　內有亦有留者　亦有去者　此數分鐘之內　調停人又在四處央求經大衆允許　少頃再行開會　乃由大衆決議　令恆裕隆茂兩家　各在錢市上購票一百泡　以示薄懲如此罰辦　在恆裕隆茂兩家　雖屬便宜　然而馮潤田之面子　己然掃地盡矣　大衆散會之後　仍向中間人詢及馮潤田辭職一事　中間人答稱　必有辦法　大衆靜候數日　始知馮潤田已向農商部

辭職又隔數日知農商部批回不管再隔數日衆會董接到商會公事其前後稟文啓事錄下

▲上農商部稟　具稟京師總商會會長馮麟霈爲年老多病精神不支懇請准予辭職以免貽誤要公事竊自京師創立商會以來即公推麟霈爲總理嗣退任不及一年又經公推屢辭不獲只得勉力從事乃近數年頻經變改心力交瘁然不敢不勉力支持以顧京師市面全局不料年邁氣衰日甚一日始自知年近七旬之人力不能勝繁劇也不但神思薄弱慮事不周抑且心意恍惚顧此失當此財政困難市面搖動之時以衰老無用之人肩此鉅任不惟無益於時局且恐有損於身家既不能有維持之效果究何需此腐敗之庸材無益有損之行爲任何等人皆所不取用特具稟瀝陳懇乞俯念衰老無用准予辭職飭京師衆商另選賢能以濟時艱以安市面傳即日恢復京師市面不第官商士民同獲幸福即麟霈亦可扶杖而共瞻太平之景象矣謹此繕稟懇乞查核照准實不勝禱懇待命之至伏冀總長鑒核迅予批示施行謹稟（稟農商部此稟部之理由即對衆商宣布之理由並無他論即請衆商公決議准辭職爲幸）

▲農商部批　農商部批（第一三五六號）云據京師總商會會長馮麟霈稟陳年老多病精神不支懇請准予辭職等情查該會長任事有年茲因年老多病懇准辭職情詞甚切惟會長由會董公舉該會長應逕向該商會提出辭職理由由各職員開會公決後再行稟部核辦可也此批　中華民國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總商會啓事　逕啓者現因會長具稟辭職奉農商部批令各職員開會公決再行稟部相應另抄原批奉達請即公定開會日期見覆以便繕發知單爲幸專此奉佈即請時安　京師總商會啓　六月二十日　附抄批一件（即上文農商部批）（未完）

●本京新聞●

總長視事●新任財政總長陳錦濤因目下財政亟待整理業於二十六日下午二時到部視事聞其入手辦法即在設法兌現並維持中交兩銀行云

次長就職●榮勳病故大總統任命達壽爲內務次長茲聞達君業於本星期一日到部就次長之職按達曾任前清理藩部侍郎在政界有年此次佐理內務必能勝任愉快

擬添副長●清廷護軍警察隊排長一缺差務繁重甚屬勤勞刻聞治都護擬添設副排長四十名以資佐理大約於月初挑選

舉行畢業●西郊農民學校學生三十五名現已畢業於二十六日行畢業禮教育部派司長蒞會各學校教職各員觀禮者數十人頗極一時之盛

撤檢查處●前門車站郵政局設有檢查信件處係由內務部京師警察廳暨警察密探隊各派員弁組織而成現內務部因目下政局改變前此設施已不合宜刻決擬將該處即日裁撤

馮麟霈啓事

逕啓者溯自停止兌現市面恐慌鄙人以總商會名義稟當道[illegible]求濟始於本月七日傍晚定議政府撥款二十萬元由警廳委託本會逐日赴市購買銅元票藉維市價事出倉猝爰通知就近錢行董事恆裕仇鴻泉隆茂[illegible]雲卿二家先行赴市購票次日遂由恆裕錢櫃鋪掌趙吉甫協同隆茂購得票紙一百六十六泡票價頗爲提高比警廳發到現款只七千二百元僅敷百泡之價不得已由趙吉甫等墊溢額票紙代收此初八日事也初九日趙吉甫赴市仍將溢收之票照用仙號名義復行賣出二十五泡均賣時價五分一兩此趙吉甫購票之事實也鄙人雖係恆裕鋪東然錢櫃既有董事復有鋪掌趙吉甫負責鄙人會務繁重不暇過問此次趙吉甫個人行動鄙人於初九日下午查究責其手續粗疏立予辭退出號並公議由初十日起另舉各行董事十人公同赴市購票以免衆議復經各商董僉議以該錢行董事等亦屬辦理不善因公同議決責令恆裕隆茂兩錢董各多買票紙百泡以助市面之流通而儆從前之疏忽此商會節後赴市購票及迭次會議之實在情形[illegible]外[illegible]未悉內容致多誤會之詞謹述梗槩用供衆覽至外間或更有牽涉前清宣統三年秋間接濟市面官款之事者不知官款百二十[illegible]案[illegible]七月中本會呈送財政部存案事屬有案可稽自更無庸繼辦惟鄙人精力

……由本行記入……字為憑
……年四釐其算法如下除照往來帳二釐計算外自存款後第二月起按每月結存最小之數再加二釐（兌滙款項）該項儲蓄銀洋能
由本行滙兌別處分行凡持存摺之人亦可在別處分行支款惟當預行知照由北京滙至天津無須補水滙至別處分行則本銀行格外克己當以
最合宜之行情結算特此通告

于繼亭破產通告

為通告事案奉京師地方審判廳委託辦理于繼亭所開寶善實成兩當欠債各案茲破產復奉函送併案辦理前來除將債務人財產分別變價分配外特此通告商民人等凡對於寶善實成有錢關係未經起訴各債權准於陽歷六月二十六日起至七月二十日止各持證據赴西珠市口本處查驗掛號逾限無效幸勿自誤特此通告

京師商事公斷處啓

定期開幕 ●廣安門外從前順天教養局現改建京兆第一監獄刻已工竣日前京兆尹特委左紹佐君為該監獄典獄長並飭於七月一號舉行開幕禮

袁眷回籍 ●二十五號早八時袁前總統瀛眷及女公子等分乘飛燕公司汽車九輛出福華門過御河橋走北長街出南府口至前門西車站當日乘火車由拱衛軍護送回籍

部員赴津 ●前交通部次長葉玉虎之父逝世現定於二十九日出殯交通部人員紛紛往天津送殯者甚多

裁減工匠 ●農商部權度製造所現因經費支絀已於日前裁去工匠一百名所留工匠對于製造上照舊趕做外間所傳已奉部令緩辦一說探聞此時尚未決定

擬改早署 ●四眼井地方審判廳現因天氣漸熱擬定七月一日起改為早署每日午前開庭受理人務必早到候訊以免自誤

送免費劵 ●京綏鐵路劉式訓局長現特製一種月台免費劵昨日分送偵緝各機關以便車站探訪特用此項免費劵以半年為限限滿註銷

飛機運京 ●本月二十六日有參謀本部科員吳經文由四川運回飛機五架赴南苑航空學校交納

冠蓋往來

昨日西站來京 陸軍十一師輜重營軍需長孫伯賢 陸軍少將李敏 陸軍步兵少校王毓奇 晉北鎮守使署參謀魏孟徵 總稽查營務處稽查官陳濤 西站出京 保定經界局局長徐陸 東站出京 前交通部次長馮元鼎 陸軍少將易迺謙 參政院參政江瀚 公府諮議張錦芳 陸軍軍需監陶忠桓 參政院副院長汪大燮 東站來京 天津鎮守使商德全 全國煤油礦督辦熊希齡 都肅政史張元奇 公府顧問王芝祥 直隸巡防第四路統領殷貴 拱衛軍糧餉局科長傅維屏 又探訪公所所長劉德全 隴海鐵路督辦施肇曾 又西站來京 拱衛軍軍需官牛虎文 陸軍十一師軍需官楊冀銘 公府稽查趙連元 又東站出京 長蘆兩淮緝私營統領宋明善 步軍統領衙門軍樂隊隊官那寬安 又東站來京 陸軍軍需監[illegible]毓雋 京奉鐵路會辦徐廷爵 天津警察廳廳長楊以德 前財政部次長張弧

來件

●願奸商痛改前非　（偉公）

中交兩行信用昭著所以自停止兌現付現以來風平浪靜都知道維持市面是為的自己維持中交兩行是為的市面足見得商民智識日進月增部人由這一件事看起來不禁為民國前途抱一種樂觀的希望黃陂黎公繼任總統首以維持市面為最要之圖所以繼任第二天就派呂逵先參政到滬會協商辦法當時議定先由中交兩行的庫裡提款二十萬由收買銅元收買銅元票為維持金融的根本着手法良意善部人是無任欽佩誰知有一種奸商見財起意暗中掛絡以最低的價格收買銅元票藉此可以發財預備子孫們吃喝嫖賭手續不密被商民看破當局聞知弄了個身敗名裂部人狠替這批奸商們可惜可見得天下事以詐欺人者亡信為作人之大本無信就不能在人類裡生活願奸商自茲以後痛改前非藉補前過讓賢自退不要把商會的名譽連累壞啦此部人金石之言所以寫出來為奸商告

命令

大總統策令 財政部呈請將僉事李杜方敘列五等應照准此令 陸軍部呈請以黃學瀾充任陸軍第四師步兵第七旅少校副官應照准此令

中華民國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正陽門外鮮魚口老桒何家新鮮果藕下市

講演聊齋

賈奉雉（五續）

張引銘

且說賈奉雉 一聽郎生說 有長生不老的方術 起心裏別提有多們羨慕了 連忙說 那敢則好 富貴功名 不過是轉眼之間的事 幸而還有個死挽着哪 若不然人還不定怎麼貪呢 您既有這種門路 我還貪圖這科名做什麼 不過今日天色已晚 還能立刻走嗎 咱們先張羅吃晚飯喝酒 說屈尊你一宵 就住在我這兒 容我消消停停兒的思索思索 有什麼滯礙沒有 郎生說那也可以 說着話命下人預備酒飯 登時羅列杯盤 郎生並不客氣 足吃一氣 一會兒用畢 下人們預備衾帳 賈生也沒進內院 就陪着郎生住在書房 郎生是躺下就着 賈爺反覆尋思 按這路文章才能成名 即便出仕做官 我想也沒多大意思 再說據他這們說 想來他就是仙家派來度脫我的 這個機會不可錯過 莫如跟了他去 是件好事 再說我上無父母 妻子也不至凍餒 沒什麼不放心的 明天就跟了他去 打定主意 方才睡下 一會兒天光大亮 郎生坐起來 賈爺也就醒啦 下地穿好衣服 衝着郎生說 我思忖了半夜 決計跟你修道去 咱們就走 好不好 郎生說 若是此時走 當大可到 你也不必帶盤纏行李 到了那裏 全有人管 賈爺說 那們說 嗜們就走哇 兩個人於是出了賈家街門 一路走着 說些閒話 走着走着 到了一個山村兒 郎生拿出錢來 買了點兒食物 作為早尖 囑咐賈爺吃飽着點兒 再往前走 一進山 可就沒有賣的了 賈爺此時走上心火 並不覺餓 胡亂吃了些個 剩下的饃〻 叫賈爺拿上 兩個人進了一座山口 一專往幽僻小路而行 走到午後 郎生並不理會 賈爺是又乏又渴 沿路有的是山泉 一彎身兒 就可以喝一氣 就便歇一歇腿兒 所走的路徑 賈爺並沒到過 也不知有多遠 也不便問 又走了會子 日色啣山 見遠遠兒有一個山洞 郎生說 這可就到啦 說着自己先進了山洞 賈爺後面跟隨 乍往裏走 覺着昏黑 好在看得見道路 轉過一個彎兒 漸漸明亮 賈爺一瞧 好像另是一個世界似的 這個洞便是大門 裏面有一所房子 迎面三間大房 全是石頭砌就的 內中座位 也都是石頭的 堂屋當中 坐着一個老頭兒 郎生把賈爺帶到屋中 說 你下叅吧 這就是你我的師傅（郎爺自己可沒說我是你的什麼師） 賈爺一瞧這個老頭兒 慈眉善目 真是道骨仙風 連忙肅然起敬 趕緊跪倒行禮（郎爺也沒在旁說什麼順序咧的那套讚兒） 叩罷三個頭 起來站在一旁 老頭兒衝着郎生說 你怎麼這們早 就把他引進來啦 郎生說 此人道念己堅 望祈恩師收留下他吧 老頭兒點了點頭 又衝定賈爺說 你既來了 也沒別的 你就把你這個身子 置諸度外 就算行啦 賈爺連忙答應了幾個是字兒 老頭兒說 既然如此 你送他那院裏歇兒去吧 給他預備睡覺吃飯的一切 郎生點頭 才把賈爺帶到一個院落（未完）

五月廿九